

良友文學叢書

革命的前一幕

第十二種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二十第

一

「快到了沒有？」

「還早呢。」

「老不到，真難受！」

「今天火車誤了點，走了三個半鐘頭，還沒有到一半的路程，要是往常，已經快到了。不要緊，反正家裏人想不到我們會早一天回來，他們也不會着急的。」

「他們當然不會着急，不過我此時真有點着急了！」

「着急有什麼用處？還不如坐下看小說罷。」

凌華儘管不斷地問寶林，不體貼人的火車還是慢慢地移動。他坐下把一本小說翻開，覺得毫無意思，看不上兩頁，又放下了。往窗外一望，已經是暮靄蒼涼，晚烟四起。移時黑色籠罩了大地，天氣漸漸寒冷起來。他打開手提箱，拿一件衣服穿上。車上的人，此時都靜靜地不作一聲。寶林坐在他的對面，兩眼也忽開忽合，移時竟打起鼾來。同寶林一個位子坐着的是一位面色蒼白的商人。他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有時喃喃自語，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移時寶林的頭點得太低，他忽地用力往上一抬，兩眼模糊地睜開，驚異地問道：「什麼時候了？」凌華笑道：「你自己不是帶着錢嗎？爲什麼還問我？」寶林拿出手巾，擦了眼睛，衣襟裏掏出錢來，一看，原來已經九點半了！

凌華想不一會就要到了，急急忙忙地把衣箱打開，把洋服穿上。寶林笑道：「回頭我們倆一塊回家，他們一定以爲我同一個外國人回來了；尤

其是妹妹，她一定要笑死呢，她真喜歡笑！」凌華還沒有穿完，聽說，想了一想，連忙脫了洋服，重新開箱，取出一件白綢大褂，并且把青紗馬褂也穿起來。

「你爲什麼又不穿洋服了呢？」寶林笑問道。

「穿起洋服，你們家裏的人一定覺得我太輕浮了！」凌華正經地說道「你父親素來就以爲我少年老成，這樣一來，他對我的觀念倒變壞了！」

「真老成！真老成！你也夠老成了！」寶林忍不住大笑。

「你剛纔提醒我，現在又來笑我，真正豈有此理！」凌華假怒道。

「好！好！你說『豈有此理』就『豈有此理』好了！你既然穿上馬褂，當然是頂不『豈有此理』的了！」寶林看了凌華一眼，更忍不住大笑。

寶林笑時臉上紅得像滿放的桃花，酒窩深深現在兩頰。凌華呆呆地看了一陣，腦子裏忽然湧現出寶林妹妹的像片來，他心裏暗暗地想道：「怎樣同他妹妹的像貌，一模一樣？他妹妹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笑？他說她比他

還喜歡笑，這纔有意思呢！」

他不住默默地想，寶林倒覺得奇怪了！

寶林一番大笑以後，一點睡意也沒有了，接着同凌華說了許多關於他家裏的事情。他講他父親是如何地勤苦節儉，每天都要到鐵路局去辦公，除了吃飯與晚上，沒有休息的時間。他講他母親是如何地慈愛，愛他們兄妹好像性命一般，她本來很快活，不過自從大姊放錯了人戶，傷心死後，她一提起就悲傷，現在看看妹妹讀書，她就討厭了。他講他傭婦李媽是怎樣地腦筋簡單，行動是怎樣地慢，不過爲人却忠實可靠。他講他家鄉風景是如何地美麗，就在葛嶺的半山，西湖當前，一時一刻，景色都有無窮的變幻。他又講他妹妹是如何地調皮；如何地天真；如何地聰明；如何地可愛。他形容他妹妹搗亂的樣子，兩人都忍不住笑。

凌華心裏本來很着急，聽寶林的說話，他一點也不着急了。他有時也問一兩個問題，不過寶林高興說話起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斷，又能察

言觀色，繪影繪聲，用不着什麼問題，他自然能夠說出句句你所要聽的話。

喧嚷的聲音，把他們的說話打斷，原來火車已經到站了。一羣搬行李的苦力，一齊擁上車來，把客人行李拖住就走。寶林叫凌華緊守住行李，等人鬆一點，他們纔自己提着小箱子走下車來。寶林又去雇好洋車，約四十分鐘後，就到葛嶺。他們付了車錢，自己提着箱子，一步步踱上山去。天色非常昏黑，已經是深夜了。回首望當前的西湖，朦朧不可見。山路兩旁都是翠竹，微風陣陣吹來。寶林怕凌華看不清路，他們攜着手走。

「不要緊，再幾十步就到了。」寶林說。

「什麼時候了？恐怕已經十二點了罷？」

「也許。你覺得疲倦了嗎？」

「不。一點也不。不知道他們睡了沒有？」

「也許。就睡了也沒有關係。你餓了嗎？」

「有一點，不過也沒有關係。」

「回去叫李媽作飯好了。也許我家裏有客人呢？我動身時接家信，說這陣常有客來，要是客，他們就睡得遲了。」

不一會就到門首了。寶林去叫們，裏面立刻答應道：「來了。」

屋裏燈光射到門上，凌華看見一位女郎來開了門，面龐看不清楚。她立刻回頭道：「三哥回來了！三哥回來了！」

凌華隨着寶林進去，到東客廳把行李放下。寶林的父親隨着進來。寶林介紹道：這就是「我的同學陳君凌華。」凌華向他父親一鞠躬。

剛纔在車上山上都涼，進屋子却熱了。凌華穿起馬褂，加上剛纔步行上山，此刻全身發熱，額上汗珠，不住地湧出。寶林的父親連忙向他道：

「不必客氣，請把馬褂脫了罷。」

「不要緊，屋子裏還很涼快！」凌華一面用手巾拭汗，一面說。



「這樣熱，不必客氣！不必客氣！」寶林的父親再說。

「我早就……」寶林剛要說，被凌華看了一眼，忍住笑不說了。

凌華本來想堅持下去，經不起寶林的父親再三的勸，窗外似乎有一種忍不住笑的聲音，好像剛笑出一點，就用力把口掩住了，凌華心裏着急，額上的汗珠，更出得多，他只好把馬褂脫了。

「天氣太熱，把大褂也一齊脫了罷。」寶林的父親再說。

「不要緊，屋子裏還很涼快！」凌華用手一面拭汗，一面說。窗外似乎又有一種忍不住笑的聲音，好像剛笑出一點，就用力把口掩住了。

「到我家裏來，用不着客氣，以後我們就好像一家人樣。」寶林曾經講過你許多好處，我們都知道你了。不必客氣！不必客氣！把大褂脫了罷。以後要隨便一點纔好，……天氣真熱，……好，……這纔好：……寶林，把陳君的衣服掛在那兒，這門上有油，發潮，恐怕弄髒了。」  
「大褂脫後，凌華覺得舒服多了。接着洗臉，吃茶，寶林的父親問了

幾句路上的情形。

「西客廳裏住的是誰？」寶林問道。

「張老伯的三姨太太。」他父親低聲道。

「來了多久？」寶林再問。

「來了兩天了，她因為房子沒有租好，所以暫住兩三天。現在屋子已經找好了，明天下午就搬去。」

「會飯已作好，寶林同凌華吃了飯，回到東客廳來。再休息一會，他們因為太疲倦，就預備睡覺。」

「叫你不要穿馬褂，你一定要穿，你看多難受！」寶林笑道。

「你這個人真正豈有此理，不幫我的忙，只是笑我！」凌華假怒道。

「好，又是『豈有此理』了！」寶林更笑得厲害。

「讓你笑死，我不管！」

說到這裏，窗外似乎又有一種忍不住笑的聲音，好像剛笑出一點，就

用力把口掩住了。

一一

凌華與寶林第二天起來的時候，朝日已經鋪滿了窗櫺，時鐘已打過九下，寶林的父親已經到車站辦公去了。

「三哥起得真早！」一個女郎的笑聲。

「比你早一點。」寶林在天井裏回答的聲音。

「纔怪！我七點鐘就起來，你九點鐘纔起來，還比我早嗎？」

「這不過是今天一次罷。」

「纔怪！我從來沒有遲起過。」

「好，好，好！你厲害就得了！」

「呸！你罵人幹嗎？剛回來就罵人！」

「我一天不罵人；一天就不痛快！」

「真討厭！」

「誰還有你討厭？」

「三哥，老實說，你真討厭我嗎？」

「真正討厭你！」

「真的嗎？」

「真的。」

「把我氣死了！」

「不要氣，好妹妹，我不討厭你，我喜歡你，我頂喜歡你。」

「我不信，你老是……」

說到這裏，凌華掀簾走出來道：「寶林，你起來好久了？我一點也不知道。」寶林答道：「我剛起來一會，你爲什麼不再睡一會呢？現在還

早呢。」凌華笑道：「還早嗎？別人已經笑你遲了！」

凌華說完這句話，回頭過來望着女郎對寶林道：「這就是二妹嗎？」

寶林道：「是的，這就是我的夢頻妹妹。」

凌華向她點一點頭，夢頻倚着她三哥也略略點一點頭。寶林道：「這就是陳君——」夢頻說她早就知道了。說完了微笑了一笑。

她笑的時候，臉色如鮮豔的桃花，酒窩深深地現在兩頰，凌華看得呆了，「奇怪，怎麼兩兄妹一模一樣！」凌華心裏不斷地想。

外貌雖然是一樣，然而仔細看來，究竟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神氣的不同：寶林笑起來只是活潑，夢頻却嫵媚了，寶林是鬧玩，夢頻却嬌憨了。

第二是大小不同：寶林面龐比較闊大，肌肉也豐滿一些，夢頻却嬌小清削一點，因此更顯出美麗動人憐的樣子來。

凌華正在那裏呆想，夢頻却跑到廚房裏去了。移時，李媽把早餐擺

好，夢頻來叫他兩人吃飯。凌華進飯廳，看見桌上擺了七八碟菜，兩碗火腿麵。兩人坐下，夢頻却立在門邊，肩倚着門，兩手把辮髮上的綰髮拿下來，把她的髮，理了又理。

「說是不客氣，你們爲什麼又客氣起來？」凌華指着桌上的東西道：「你看，作了這麼多菜！要是這樣下去，我真不好意思久住了。我們本來說好了不客氣的。我希望到你家如像到我自己家裏一樣，一點東西也不要增加，一件事也不要特別預備，這樣纔自然。」

寶林道：「我本來叫她們不要預備，她們要預備，我有什麼辦法呢？并且這本來也就不算特別預備，這幾天我家裏有客，你是知道的，以後我們一桌吃飯就好了。」

「你那客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凌華問道。

「張老伯的三姨太太。」

「張老伯是誰？」

「他叫張鳴芳是現任滬杭甬鐵路局長，因為他從前與我父親同學，常到我家往來，所以我們都叫他張老伯。他抽一口爛烟，討三個姨太太，第三個姨太太現在就住在我們家裏，也一樣地抽大烟。每天抽到晚上三點後纔睡覺，白天睡到三點後纔起來，現在她正在睡覺呢。本來——」

「二妹你爲什麼不坐？」凌華看見夢頻老立在門邊，頭髮已經理好，縮上，不滿意，取下來，再理。

「我用不着坐。」她低頭看着髮答應。

「你也吃一點，好不好？」凌華大胆地問一句。

「我嗎？我早就吃過了。」她仍然低着頭答應。

寶林正說得興高采烈，被他們把話打斷了，心裏感覺得有點不舒服，向凌華道：「不要理她，她姓『站』，她可以站三天三夜。她又姓『餓』，她可以餓七天七晚。她又姓——」

話還沒有說完，夢頻跑過來，用手輕輕擰着他的嘴道：「還姓什麼



呢？還姓什麼呢？你說！你快說！」

「還姓徐，難道你不是姓徐嗎？難道你不是徐夢頻嗎？」寶林一點不在乎地說。

「你信不信？我擰你。」

「你擰好了，我一點也不在乎。」

「誰擰你，我纔不擰呢。」

「那頂好了。妹妹，你坐下好不好？」

「也好。」

寶林把櫈子讓出一半來，讓夢頻坐下，不待凌華問，他又繼續講張伯伯。

「本來像三姨太太這樣的人，論理不應該留她在家裏住的，不過父親同張鳴芳從前是好朋友，現在又在他手下辦事，所以當然不好意思說什麼。你知道好朋友是沒有辦法的。」